



不可多得的高智商犯罪小说
开启密闭空间中令人惊悚的罪恶隐情

我之敌

冷小张◎著 MY ENEMY

三名嫌疑人，五起密室杀人案，七名受害者……

那些已经发生的凶案可怕吗？

当然，但真正可怕的，是杀人者的内心。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我之敌

MY ENEMY

冷小张◎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之敌 / 冷小张著.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12-06066-4

I. ①我… II. ①冷… III. ①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0385 号

我之敌

作 者 | 冷小张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冯 晨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冯 晨

责任校对 | 冯 晨

责任印制 | 范玉洁

营销推广 | 赵 旭

装帧设计 | 天行云翼 王艾迪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10-8733105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208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066-4

定 价 |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楔 子 / 001

第一章 陈河——废弃厂房杀人事件 / 005

第二章 背叛——司徒寰宇的悲哀 / 021

第三章 薛柳——不可能犯罪 / 050

第四章 疯爱·司徒寰宇——别墅密室杀人事件 / 073

第五章 疯爱·司徒寰宇——猪肉铺密室杀人事件 / 089

第六章 疯爱·司徒寰宇——酒店客房杀人事件 / 117

第七章 两年前与现在 / 142

第八章 田浩——悲剧的开端 / 172

第九章 真 相 / 187

第十章 真相背后的真相 / 219

尾 声 / 234

楔 子

傍晚，市局刑警大队副队长王斌在家中吃完晚饭，问自己的妻子韩小兰：“我昨天带回来的那本书呢？”

“你说的是那本《爱太深会死人》？”

“是啊，你给放哪儿啦？”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上午我装进包里带到单位看了，到下班的时候刚好看完，就在我的包里，我马上拿给你。”

“你上班还真够闲的，赶紧拿给我吧。”王斌催促道。

韩小兰从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王斌，说：“这个书名起得不好，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都市言情小说呢，只看书名谁能想到里面写的是血腥的连环杀人案。”

“是啊，谁又能想到，这书里写的杀人案，就是不久之前刚发生的真实案件。”

王斌点燃了一支烟，翻开了这本《爱太深会死人》。

亚伯汗（Abe perspiration）——扭曲天使，曾列位于上帝之右翼，九大堕天使之一。亚伯汗有一个妹妹，叫瑰洱，是神之左翼掌管“梦”的天使。因为亚伯汗与其妹两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可以颠覆上帝创造的天地，所以上帝给亚伯汗戴上了锁链，阻止兄妹相互靠近。是对妹妹日以继夜的想念，使得亚伯汗的强大能力变得扭曲并最终成为破坏力惊人的堕天使，他用他的力量报复了上帝，在上帝的世界里“扭曲”。《圣经》中，扭曲意为撕裂。

审讯室里，重案三组组长田浩看着面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陈河、薛柳和司徒寰宇，不禁舒了一口气。回想起这几个月来针对连环密室杀人案的侦破工作，这三个人所犯下的一连串的“不可能犯罪”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现如今，终于抓到他们了。

故事的开端

我静静地注视着眼前这个男人，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个戴着时尚的银灰色框架眼镜、文质彬彬的二十八岁男人会是一个连环密室杀人案的凶手。在几个月之前，这个男人炮制了一连串的密室杀人案，从最初笨拙的密室设计手法，到后来精妙的机械机关密室，他似乎是在进行着自我的修行。也许“修行”这个词不是太准确，我的意思是，他就像是在玩电脑游戏，每过一关，都会增加难度，而自己也在不断的闯关中得到升级，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密室杀人手法。

我叫尹天豪，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一名推理小说迷。我很爱看推理小说，各种类型的我都爱看。我沉迷于本格派推理的严密逻辑，也乐于感受硬汉派推理所带来的热血沸腾。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律师这个职业，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推理小说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写出一本关于密室杀人的推理小说。试想一下，在一间完全无法进出的封闭的房间内，杀人凶手完成了一场看似完美的不可能犯罪，却又被经验丰富的侦探合理地侦破，这是多么迷人的题材啊！可是我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都未能成功。

幸运的是，在我的这位当事人身上，我毫不费劲地获得了一连串密室杀人案的题材。我的当事人，也就是本案的凶手，我在对他的凶残手法感到愤怒的同时，却又为他的悲惨命运感到悲哀与惋惜，甚至是同情，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决定把这起匪夷所思的连环杀人案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得感谢这位凶手。

我受犯人家属的委托，成为了他的辩护律师，他的家人希望法律能够留他一命。但是我和他本人心里都很清楚，不管我多么努力，他最终都难逃一死，他坚决地拒绝了我，并对我说：

“我自己都无法预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敢肯定，除非有人阻止我，否则我会再次杀人，一次又一次地将杀戮进行下去，直到世界变得纯净。”

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的犯罪心理专家保罗·布里顿的一段话：

“每当我看到那些人，他们被强暴、谋杀、虐待和毁灭，我都明白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将继续伤害别人，他可能坐在什么地方，回味自己的所作所为，仔细品尝它，并在细细把玩中获取快感。

“他是真实的人，他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的冲动会一次次地增强，任何时候我都无法预知将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确信，除非有人阻止他，否则他会再次杀人，一次又一次地杀戮下去。”

我想，他一定看过布里顿所写的书，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告诉他，请律师辩护是他的合法权利，他却说：

“我是一个恶魔，我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恶魔都不该活在世界上。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知道，若想要干掉恶魔，必先将自己变成恶魔。恶魔不该活在世界上，地狱才是我们的归宿。”这是他在行刑之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三天之后，他被执行了注射死刑。

他并不知道，亲手抓住他的刑警队重案三组组长田浩和私家侦探秦御风，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在一次饮酒中，田浩把案件的经过向我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其实，本案中所使用的密室手法，在侦探推理出真相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如此简单。或许你会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凶手可不会因为密室的简单和缺乏创意就不去使用。毕竟，一些看似简单的密室的的确确会帮助凶手制造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就会告诉读者朋友们谁是凶手，所以读者无须像阅读其他推理小说一样根据故事中的线索去费力猜测。但这并不代表读者们可以忽略书中任何一条蛛丝马迹，因为到最后，你们可能会发现，事实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尽管你们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

田浩、秦御风和我

大多数推理小说中的正派角色往往会是两个反差极大的人，一个是无能的警察，另一个是经验丰富的侦探。其实本案中的警察田浩并不是无能之辈，只不过他的风头完全被秦御风盖住了。

我与他们二人在两年前相识于一场命案，那时的我刚从大学的法律系毕业，在一家报社实习，负责报纸法制新闻版的文字校对工作。在那场命案中，我是命案的犯罪嫌疑人，田浩是审问我的警察，而秦御风，则通过他的推理找出了真凶，从而为我洗脱了罪名。我感激秦御风的同时并没有怨恨田浩，后来，我们三人成为了好朋友。

之后我成为了一名律师，我只接刑事案件。这两年来，我帮助不少谋杀案的所谓的嫌疑人洗脱了罪名，还经常配合田浩和秦御风找出真凶，除了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被嫁祸陷害的受害人这一原因以外，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出真相，还善良的人清白。

令我们三人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前我所经历的那起毒杀案，会与两年后的今天所发生的连环密室杀人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么多直面凶案现场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各式各样的杀人手法和面色惨白全身浮肿的尸体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杀人者的内心。

第一章 陈河——废弃厂房杀人事件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清晨六点，一座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出租屋内，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不知正在做着怎样的美梦。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裹在被窝里的他吵醒了，他不耐烦地拿起手机，懒洋洋地、机械地说道：“你好，我是秦御风，这里是御风调查公司，本公司八点开始营业，请到时候再联系。”说完，他准备挂掉电话继续他的美梦。

“别挂！”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御风，是我，我是田浩，有大案子！”

“大案子？”秦御风猛地坐起身来，“什么大案子？”

“死了两个人，是密室杀人案，无足迹，无指纹痕迹，死法也很诡异，上头把案子交给我了，可我毫无头绪，这才想到了你！”

“也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想起我来，我等你请吃饭都等了半年了。”

“等案子破了，你想吃什么随你挑！”

“地点。”

“西郊原市化工厂废弃5号厂房。”

“我半小时到！”

打来电话的，是市刑警大队重案三组组长田浩。

接电话的青年，叫秦御风，是御风调查公司的总经理兼调查员。没错，整个公司只有他一个人。

秦御风和田浩是高中同学，后来田浩考进了警校，而秦御风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读了一个三流的大学。毕业后，他打了两年工，之后办了这家调查公司。他始终以私家侦探自居，可是他最常干的工作却只是替自己的客户跟踪偷拍另一半的婚外情证据，每次行动获得的那点儿微薄的佣金，只能勉强能填饱肚子，以及每个月买一本推理小说。

六点四十分，秦御风乘坐出租车来到了田浩所说的案发地点，位于西郊的一片废弃厂房。他找到了5号厂房，厂房外已经拉好了警戒线，一群警察正在忙碌着，在人群中，他看见了老友田浩。

“你晚到了十分钟！”田浩的面色有点儿不好。

“我得洗漱穿戴啊，你还别生气，这不该是你向他人求助的态度。对了，你们管早饭吗？我很饿。”

“少贫嘴了，没吃早饭是好事，我怕你一会儿看见尸体会吐出来。”

田浩带领着秦御风进入了厂房。这是一间只有五十平方米的空旷的废弃厂房，通过铁门一踏进厂房，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厂房内十分阴冷。秦御风知道，阴冷的原因是因为这里长期缺乏人气。

寒气之中，夹杂着一股腐尸的臭味，但因为厂房空旷，东侧的墙壁上方还有一排换气窗，所以臭味并不是很重。

厂房的正中央，是两具已经浮肿的尸体，两具尸体都是全身赤裸，看得出来，这是一男一女。

出乎田浩的意料，秦御风并没有因为眼前的情景而产生任何不良反应。一想起今天凌晨两点刚看到尸体的时候，自己可是把前一天的晚饭吐了个精光，田浩便自愧不如。

秦御风虽然没有什么生理上的不良反应，但看到尸体的第一眼时也怔住了，他现在终于明白田浩在电话里为什么用“诡异”这个词来形容这对男女的死法了。

男尸被一根长绳绑住了双脚吊挂着，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房顶的铁架子上。

男尸是被头朝下倒吊着的，头顶的下方是一个漏斗，漏斗连接着一

根细长的玻璃管，玻璃管则连接着对面女尸戴在头上的正方体透明玻璃容器。

是的，男尸的面前端坐着一具全身赤裸的女尸，她被麻绳反绑在一张四脚已被钉子钉死在地上的木椅子上，一个正方体的玻璃罩子完完全全地将女尸的头部罩住，玻璃罩里已经被注满了鲜红的液体，这红色的液体让人一眼就能够猜到，这是血，是人的鲜血！

刑警们将玻璃罩中的血液抽干，透过玻璃罩，秦御风看到女尸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那眼神仿佛是在告诉自己，她死得有多么惨，多么不甘心。

秦御风来到男尸身旁，仔细查看着男尸的头部，发现了一道不长但很深的口子，他立刻明白了凶手的杀人手法。这种杀人手法虽然诡异，却也一目了然。

凶手将这对男女俘虏后运送到了这个废弃厂房之中，将男人倒吊起来，将女人反绑在椅子上，然后安装好那一套玻璃器具。接着，凶手用利器在男人的头顶割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下面的漏斗，通过玻璃管注入罩在女人头上的玻璃罩，一段时间之后，玻璃罩被鲜血注满，女人窒息而死，而男人最终也因失血过多而死。

多么残忍的手法，这其中又承载着怎样强大的怨念。

“我有一个疑问。”秦御风说道，“男性死者被这样倒吊着，临死之前应该会有强烈的挣扎，可为什么地上没有一点儿血迹呢，血液好像是十分准确地滴入这个漏斗中。”

田浩解释道：“法医已经初步鉴定过了，男性死者的脊椎骨在临死之前已被敲断，造成了高位截瘫，所以不会有太大的挣扎。”

“真是够残忍的。”

“你觉得凶手用这种方法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秦御风冷静地说道，“第一，为自己制造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男性死者的头部伤口流血

的速率是多少。首先，他是被倒吊着的，其次，这跟死者生前的身体机能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血液黏稠度等，我相信你们警方的法医是查不出这一点的。”

田浩看了一眼旁边的法医，法医朝他点了点头：“他说得没错。”

秦御风接着说：“正因为无法知道流血速度的快慢，所以就算你们查出死者的确切死亡时间，对破案也毫无帮助。因为凶手将这二人放置好后，一定会尽快离去，等这二人真正死亡的时候，他也许正在某地消遣玩乐，证明人可能会有一大群，我们无法向前推断出他放置这二人的具体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处于完全的被动之中，就算你通过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嫌疑人，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从他敲断男性死者脊椎骨这一点可以看出，凶手是一个心思周密的人，整个杀人案的各个细节都被他考虑得相当周全。”

田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问：“那么，你说的第二个方面呢？”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凶手用这种手法杀人的深层目的。凶手想得到某一方面的心理满足感，可能是成就感，也可能是报复成功后所带来的快感，又或许是多种情感并存。”

“为什么这么肯定？”

“你看，这一男一女，他们是面对面的，凶手用透明的玻璃罩罩住女人，这样一来，女人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面前这个男人抽搐的面孔。男人的血，一滴一滴地流进玻璃管，再顺着管子流进套在自己头上的罩子里，一滴滴血，就像是孩子们玩的计时沙漏中的一粒粒沙子，这套装置，是在对他们进行死亡倒计时。凶手不仅仅是要杀死他们，他还要他们在临死之前受尽恐惧的折磨。这对男女，他们在临死之前可能还会进行对话，对他们之前犯下的错误进行忏悔。我想，这就是凶手想要达到的效果，或许还有别的什么目的，但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那么，你觉得动机会是什么？”

“情杀呗，这你还用问我吗？一般这种一死死一双的案子，不都是情杀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问你只是为了坚定我自己的想法。”

秦御风耸了耸肩：“调查死者身份背景是你们警方的事情。”

“已经查到了，身份也已经确定，这对男女的家属在上周五就报案了，不过是报的失踪。他们两个是一对刚刚登记结婚的夫妇，计划于两周前的周日开始去西藏旅行度蜜月的，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并没有去成。在上周三的时候家属们发现他们的手机无人接听，这才报的警。”

“这样一来，凶手俘虏他们的时间就更加不容易确定了。”

“是啊！这也正是令我头疼的地方。”田浩不停地挠着头发，看上去很烦躁。

“死者是怎么被发现的？”

“缉毒组的人追毒犯，追到了这里。他们对厂房进行逐一排查，最终查到了这间5号厂房。踹开门之后，他们发现了死者，立刻通知了我们，时间是今天凌晨一点半，我们赶到的时间是两点。”

“那我们要感谢那个毒犯了，后来他们抓住他了吗？”

“抓住了，在旁边的草丛里。”

“你说，缉毒组的是踹开门的，这就是你说这起案子是密室杀人案的原因？”

“难道不是吗？你来看看这道铁门。”

两人来到门边，田浩指着已被损坏的圆柱铁插销说：“你看，这是这座厂房铁门的插销，直径有1.5厘米，虽然没有被上锁，但是从里面被插上的，因为老化生锈，所以铁门几脚就给踹开了。再看看整个厂房，没有窗户，只有墙上的一排铁质百叶窗，作用应该是换气窗，人不可能从气窗出入吧！这种状态，我说它是密室状态，没有错吧？”

“没有错。”秦御风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眼睛死死盯着墙壁上的气窗，像是在思考。

“我已经派人用梯子爬上去查看过了，气窗没有被拆卸的痕迹。”

“嗯。”

“你在想什么？”田浩好奇地问。

秦御风没有回答，低着头从门口踱步来到东侧墙壁下，抬头继续盯着墙壁上方的气窗。

眼前这个杀人现场，果然是一个密室状态。门是从里面被插上的，没有窗户可供人逃离，凶手在布置好杀人机关之后，就好像是化作了一缕青烟，从这个空旷的厂房里消失了。这种密室状态，比任何变态诡异的杀人手法都更加令秦御风兴奋，此刻他正在脑中不断地搜索着，试图在经典作品中找到与此案相类似的密室手法。

突然，秦御风目光一闪，那锐利的眼神吓了田浩一跳。他知道，秦御风一定是想到了什么。

秦御风问：“我刚才在外面看见外墙壁上挂着铁梯子，你有没有叫你的人上房顶查查脚印？”

“查了，没有脚印。”

“那么，这个气窗外面的墙壁上有脚印吗？”秦御风指了指头顶墙壁上的第一面气窗问道，“或者说，是气窗的窗台上，我想，气窗和墙壁不会是在同一平面的，墙会凸出来一部分吧，那可是能够让人踩在上面的哦。”

“那倒没有查，我没想到那个地方。”

田浩说完，立刻命令手下前去检查，几分钟后，侦查员从房顶下来汇报：

“组长，窗台上没有脚印。”

秦御风问：“有灰尘吗？”

“灰尘？好像没有，挺干净的。”

“这就对了！”秦御风惊喜地说道，“这是一间废旧的厂房，怎么可能没有灰尘，没有灰尘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被人擦去了，是凶手，他的目的是擦掉鞋印。”

“那凶手跑到上面去干什么，我们检查了，气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秦御风微笑着说：“凶手就是利用气窗制造了这个密室！”

田浩不解。

秦御风解释道：“我刚才，从门口走到墙壁第一面气窗下，也就是距离铁门直线距离最近的这个气窗下，共走了十步，一步大概半米，也就是说，这个直线距离大概是五米。这个厂房的高度，经过目测，应该是六米的标准厂房高度，门闩距离地面的高度目测大概为一米，也就是说，门闩到气窗的那个高度也差不多是五米，这样一来，门闩到墙壁，墙壁到气窗，气窗再到门闩，成一个等边直角三角形，当然，长度和高度的数据不见得有那么精确，但我们并不需要多么精确。现在我们已知的是两个直角边的长度，都大约是五米，那么根据数学中的一个简单的概念——勾股定理，即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我们可以大致地算出斜边的长度是5乘以根号下2，也就是大概在七米多一点，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度，也就是第一面气窗到门闩插销的直线长度。我们思考一下，如果凶手也是利用了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算出了这个大致的长度，他也可以找到一根相等长度的棍子，这排气窗虽然不能让人通过，但是可以让长棍穿过啊。”

田浩有些不以为然：“七米多长的棍子，凶手一个人恐怕没那么方便携带吧。”

“有一种东西，可以伸缩，携带方便。”

“你先别说，让我猜猜看，你说的是——鱼竿？”田浩的双眼射出激动的光芒。

“没错，据我所知，现在国内的海竿最长长度为7.2米，这刚好足够被凶手利用，通过气窗将门闩插销拉上。而7.2米的海竿，属于专业竿，一般人是用不到的，我市也没有什么水域需要用到7.2米的海竿。我相信，我市中，有7.2米海竿出售的渔具店屈指可数，这对于你们警方来说，是一个很可行的调查方向。”

田浩看上去十分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你怎么就猜到用的是鱼竿呢？”

“你不是也猜到了？”秦御风对田浩过度激动的状态有些不解。

“我们在确定死者身份后，连夜对两名死者的社会关系做了大致调

查，找到了几名嫌疑比较大的关系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正是一家垂钓俱乐部的会员，而他也正是重点怀疑对象。”

“谁？”

“女性死者的前夫，名叫陈河，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同时也是我市最专业的垂钓俱乐部——渔人码头垂钓俱乐部的资深会员，曾代表我市参加过全国性的钓鱼锦标赛。”

“你说，这个陈河是女性死者的前夫？”

“对！”

“动机成立！”

“没错，所以我才这么兴奋，御风，这一回你可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可我并不认为这是好消息。”秦御风眉头紧皱。

“为什么？这不是很明显吗？动机、垂钓者的身份、制造密室的工具，每样之间都有关联啊。”

“可你并没有证据！如果这个陈河，是一个对垂钓一无所知的人，而正巧你们在他的家里搜到了7.2米海竿，那么你可以质问他为什么会有一支这么长的鱼竿，你可以质问他要这么长、这么专业的鱼竿是为了干什么。可是现在呢，他一定会说，我爱好钓鱼，我拥有一支7.2米海竿是很正常的事，你不能以此为理由来怀疑我。所以我说，这对你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可是，我们既然掌握了这一点，完全可以对他进行攻心啊！”

秦御风别有深意地笑了笑，说：“我看你是被以往的那些小蠢贼给惯坏了。你这次要对付的可是一个特别的对手，他沉着、冷静、计划周全，并富有行动力，你以为会像《名侦探柯南》里面一样，柯南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只是把杀人手法与杀人动机说出来，凶手就会自动捂着脸跪在地上哇哇大哭乖乖认罪？不可能！”

田浩听完，情绪立刻低落了下来，刚才因兴奋而扬起的头，也随着心情耷拉了下来。

秦御风笑着安慰道：“你也不用如此沮丧，突破口还是有的。”

“什么突破口？”田浩一脸期待地望着秦御风。

“你不是告诉我，这里不仅找不到指纹，连足迹都没有吗？”

“是啊，要说脚印，厂房内的地面上倒是找到不少凌乱的脚印，但是厂房外我们却一无所获，连凶手是往哪个方向逃跑的都不知道。”

“你真是糊涂啊！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靠关系才当上这个组长的？”

田浩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闷着头一声不吭。

“逗你玩的，别当真。我们看看，厂房外的地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二人走出厂房，秦御风说：“你看这地，是硬泥土的，而且杂草丛生。”

“是的，可奇怪的是鉴定组没有找到任何痕迹，连半个鞋印都没有。”

秦御风故意板着脸，装作审问的语气，问田浩：“你上周二和周三晚上去了哪里？”

“你问这个干吗？”

“回忆一下吧。”

田浩不知道秦御风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他知道秦御风这么问一定有他的道理。他开始使劲回忆，今天是周二，上周二还有周三的晚上，我干了什么？我上周一的时候，约的女朋友小雪第二天去看电影，可是第二天没去成，又改约第三天，结果第三天也没去成……是因为什么事情没去成的？因为……

“因为那两天晚上下暴雨！”田浩恍然大悟。

“没错！”秦御风说，“正是因为下暴雨，所以凶手才没有留下脚印。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凶手是在上周二或者周三晚上将两名受害人运送到这里的。之前我不是说过吗，我们无法通过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推断出被俘虏过来的时间，但是现在根据无足迹这个事实，我们便可以把时间范围缩小到上周二和上周三，这样效率可是大大的提高了啊。你说的那个陈河，他既然是死者的重要关系人，那么接受讯问是正常的司法程序，